

王村和他的兄弟

W A N G C U N H
E T A D E X I O
N G D I W A N G
C H U N H E T A D
E X I O N G D I

王兴国

著

宁夏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扶持项目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下村和他的兄弟

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村和他的兄弟 / 王兴国著. --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2023.12
ISBN 978-7-5525-7195-0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(2024)第020508号

王村和他的兄弟

王兴国 著

责任编辑 丁丽萍 马伟锴 郑晨阳
封面设计 晨 皓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薛文斌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gchbs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9132959.taobao.com>
电子信箱 yangguangchubanshe@163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7283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28379
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40千字
版 次 2023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23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7195-0
定 价 5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王兴国

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人，银川市作协副秘书长，银川市文学院院聘作家，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少数民族作家班、中国文联高层次文艺人才研修班学员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黄河从咱身边过》、短篇小说集《三个人的黎明》，在国内多家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。

WANG CUN HE TA DE XIONGDI

目录

CONTENTS

001	—	一
005	—	二
015	—	三
020	—	四
032	—	五
042	—	六
045	—	七
052	—	八
061	—	九
069	—	十
076	—	十一
083	—	十二
089	—	十三
101	—	十四
109	—	十五
123	—	十六
134	—	十七

140 — 十八
152 — 十九
160 — 二十
173 — 二十一
178 — 二十二
186 — 二十三
196 — 二十四
203 — 二十五
209 — 二十六
214 — 二十七
220 — 二十八
226 — 二十九
231 — 三十
236 — 三十一
241 — 三十二
247 — 三十三
257 — 三十四
262 — 三十五
266 — 三十六
269 — 三十七
273 — 三十八
277 — 三十九
278 — 四十

2007年春上，山风将地皮子吹软了之后仍在不停地呼啸，王村离家的决心也在山风的节奏里不断高涨，他知道这是时光在催促，也是生活在提示，所以轻轻合上屋门的那一刻他没有心生愧疚，他认定自己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为了这个家。顶着一弯残月，他像个侥幸越狱成功的犯人，头冲北，屁股冲南，一口气就窜到了庄外，在翻过庄前最高的那座脊梁时才停下来向身后回望。那时的天还没有放亮，漆黑的村庄还没有睡醒，他相信，自己的女人肯定也没有睡醒，没睡醒多好啊！他希望女人最好能睡到日上三竿，等女人睡足了醒来时，他早已在百公里之外的长途客车上了。

家与公路之间还有五公里左右的山路，拂晓前，掠过山顶的春风仍然软中带硬，尽管他的脸有些冰冷和轻微的刮痛，但大山却像梦中的女人那般睡得安详，而这种安详都能让空气中的声音与心跳合拍。唰唰唰！噔噔噔！脚步有多快，心脏就紧跟着跳多快。直到踏上201省道时，他才算松了口气，呼吸也紧跟着顺畅了些，毕竟眼前的这条路是个临界点，能送他远行，带他去捡拾生活。

不论长途还是短途，蜿蜒在山里的客车都没有固定的站点，哪里有人哪里就是站点，跟招手停的出租车差不多。路边上已有三个人候着了，不用问，他们也是来乘车的。在这灰蒙蒙凉飕飕的清晨，三个人正一字排开坐在各自的行李卷上，边闲边唠着麻子。这如果让外地人看了或许会纠结上一阵子，但王村是本地人，所以他自然明白，也能理解。山里人离不开麻子，所以他们才更闲得住，胃口也比川里人的好。

忙碌中的三位只扭了一下头，便继续执着地消耗着衣兜里的存货，好像此刻多吃一粒麻子就能长生不老似的。俩男人分坐在女人的两侧，他们一个是强壮的大块头，一个是瘦猴，年纪也相差很大，从嗓音的粗细上便能听出瘦猴至少要比大块头小上一轮。大块头话不多，都是那瘦猴在不停地叽叽喳喳，麻子皮和那些没头没尾的话正争相从嘴里往外喷。女人也没说话，她头上箍了条折成三角的棉围巾，穿着看不清花色的棉袄和棉裤，像个肉粽子似的严包密裹，鼓鼓囊囊的，看上去既笨拙又不好看。她将围巾的前沿扣得很低，似乎已低到鼻尖处，只有那张不住弄出嘎嘣声的嘴被留在外面。她一面把耷拉下来的头发往围巾里塞，一面紧张地嗑着麻子，就像在参加嗑麻子比赛一样。王村注视她很久，心里也好像被猫抓了很久。由于好奇，他很想看一眼女人的尊容。但他最终也没能如愿，唯一明确的一点是这三个人比他先到，由此看来，班车还没有到。天光又放亮了一些，他眨了眨眼，又绕着三人转了一圈，才发现俩男人的身形有点儿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的，但又不真正相识，便问道：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”

三个人仍没开口，只有瘦猴懒洋洋地用嘴往路对面努了一下，也算是个回答，至少已告诉他，他们是来自公路另一侧的董家坡。这就对上号了，前些年他们肯定在集市上碰过面的，近几年他一直在外漂泊，本来连熟人都撻生了，何况这些个半生不熟的呢。当然，这种状况在如今的乡下是带有普遍性的，也是一种令人无奈的趋势，他们生活的圈子一下子变小了，除远亲近邻或有其他瓜葛者之外，村与村，户与户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变淡了。王村是有心人，自然有超乎常人的想法，他担心，城里人那种住对门不相识的情形或许会在有朝一日蔓延至乡村，就像他与这三位，其实仅相隔了一条公路，而今这条公路却变成了一道有形的边界，是构筑在双方心理上的，董家坡与他所在的龙山镇已经被这道屏障给隔开了。

除过刚才那句搭讪的话，王村没再与三位深聊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人家无意与他探讨什么，他是闲着，但人家有一粒粒麻子代为消遣，自可安心地

在路边守候。看着三人不慌不忙的神态，王村心急如焚，开始变得焦躁，根本无法像他们那样坐地等车，他感觉心越急天就亮得越快，到东方露白时他摸出“诺基亚”手机，边看时间边嘟哝：“怎么还不来呢？这车不会是过去了吧？”

“不会的，我们来了有一阵子了，这不天刚麻麻亮嘛，这么早过去，他跑空车玩呀？”

三人中的那个大块头似乎是受够了才接了他的话茬，意思是让他少安毋躁，可王村就是静不下心来，他一会儿注视着家的方向，一会儿又顺着公路往上看，但山里的公路弯弯曲曲，注定是看不远的，为了排解烦闷，也只得继续绕着三个人转圈。他这么一折腾，大块头更有些不耐烦了，他猛地扭过头，白了王村一眼，提醒说：“别烦煎了行不？班车总是会来的嘛，就算迟一下早一下也错不了半个钟头，你烦个啥呢么？”

王村一愣，便确信自己遭到了指责，于是他心有不快，刚想发作，却听到了由远而近的引擎声，三个人同时站起身，大块头得意于自己的判断，冲他说：“看撒，这不来咧么。”

他没有接茬，只是暗自埋怨他们往后备箱里放行李的速度太慢了。他认为越是在最后关头越容易出意外，万一娃他娘那胖乎乎的身影此时出现在公路底下的山坡上，他肯定扛不住，说不定就会改变主意，放弃这次出走。

上车了，王村的心算是稍稍踏实了一些，但依旧忐忑。车里已坐了不少人，仅剩下三分之一的座位空着。他舒出一口气，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下，这时候，女人的电话就火烧火燎地打来了，那种歇斯底里的叫骂声震得他耳膜嗡嗡响：“姓王的，你个哈戾！有本事明着走撒，偷跑算撒男人啊？哦，我忘咧，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，不过告诉你，先别得意，上天老娘也捋你个尾巴梢梢呢，不信你等着，我兄弟的摩托车马上就到咧，看你坐的破客车快，还是我们的摩托车快！”

王村忙挂断电话，他感觉女人骂人的话语就像顺风射来的毒针，每一根

都直接打在他的死穴上。他暗自回敬：这该死的臭婆娘，真个是好坏不分的瓜货，还竟然骂老子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，俩娃是怎么来的？王村气得拳头都快要攥出水来了，但他心里的疙瘩却跟着化掉了，是女人过分的表现抵消了他心里的愧疚。看来再温顺的女人逼急了都会变成老虎的。想到这，他不禁又担心起来，这客车的成色是不差，但 201 省道却丝毫不敢恭维，这破路一弯套着一弯，一梁接着一梁，他们就如同坐在筛子里，看样子恐怕走不了几里路，一车人就都被筛得晕头转向了。同时，他深信女人说的并非全是气话，而且贩羊皮的小舅子确实有一辆“豪爵 125”摩托车，若姐弟俩真的骑摩托车追他，估计到不了固原城就能追上。他心里清楚，这次这婆娘可不只是嘴上硬，还下了狠心，非得把他圈在家里不可，昨晚缠绵前婆娘还一个劲地强调说，老公你就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吧，周边有活就干一点，没活的时候就帮忙种种地，搭把手照顾一下老人和孩子也行，我不在意你的屡战屡败或最终失败，毕竟咱的外债也差不多还上了，往后的日子穷了穷过，至于钱嘛，少了少花，没有了不花，受穷我不怕，我就怕白天家里没个拿事的，夜里炕上没个壮胆的。反正你不在家，我心里就是不踏实，总觉得你这次出去肯定会有事发生，而且事情远比往年挣不上钱要严重得多。

但是他出门的决心更大，他不屑于婆娘的絮叨和没根没据的臆测。他一不游手好闲，二不坑蒙拐骗，三不勾搭别家的女人，这也算自行约法三章了，还有啥不放心的？说穿了，他就是不愿意承认失败，跑出去折腾，也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只要能把钱挣回来，也能给自己找回些面子。他所指的面子很单纯，只要一家人不再跟着他过苦哈哈的日子，目标就算达成了。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，至少他还有一门手艺和一身力气，只不过家门口的活实在太少了，干三天歇五天的，挣的没有花得快，这样又怎能尽快富起来呢？老话说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总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有啥出息？所以他必须走。

窗外的太阳冉冉升起，客车进入隆德县时路况逐渐好了，参差不齐的山树、民房、正由黄变绿的冬麦以及零星的劳作者都被“唰唰唰”地往后抛，像波浪，前赴后继……

车进入隆德站的时候，王村的心仿佛被带进了死胡同。有几个貌似赶集的人急匆匆下去了，紧接着又拥上来一拨人，其中有一对老年夫妇，后面跟着一对中年男女，看样子应该是他们的子女。老妇人面色蜡黄、萎靡不振，颤巍巍地被那对中年人搀了上来。老爷子背着个鼓鼓囊囊的长方形塑料布包在后面跟着。中年男女将老妇人安置在紧挨王村身后的座位上，双双坐在了更后面。这时候，老爷子吃力地走到座位前，试图将塑料布包放进头顶上的行李架，但试了半天也没塞进去。中年男人一脸的不快，扯开嗓子埋怨说：“这么大个包能放进去吗？给你说了，出门不要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就是不听，咱这是去住院，又不是搬家，真服了你了。”

老爷子没吭声，瑟瑟缩缩地将塑料布包拿下来，安放在中间的过道上，然后紧挨老伴儿坐了下来。中年男人又叽叽歪歪地说：“嗯，现在你可以把这些烂古董放过道上，等到了医院我看你放哪儿？”

老爷子说：“这不是烂古董，这是你娘换洗的衣裳，吃饭碗，洗脸盆，还有泡脚盆。”

中年男人痛苦地一笑说：“嗯，你可真是我亲爹呀，这些盆盆碗碗什么的，医院门口就有卖的，你说，这么远的路你背它干啥？”

“我想背，咋地了？又没让你背。一张口就知道买买买，买东西不花钱

呀？日子可不是这么过的。”老爷子呛道。

中年男人看上去依然憋屈，他还想继续争辩，但是被老妇人的咳嗽声制止了。身旁的女人剜了男人一眼说：“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，爹没怎么出过门，你看这些出远门的人哪个不是大包小包的。”

王村好像陷入了一种乱哄哄的麻雀阵里，坐在前面的人似乎都聊得兴致勃勃，甚至还有人笑得前仰后合，后面的一家子又吵得互不相让，这让他更加烦乱。他知道这是辆普通客车，只走国道不上高速，倒霉的是，还偏要在隆德县进一次站。隆德县距离他所在的静宁县虽属于两个省，距离却仅有43公里，所以他始终担心，幸好，还没从纷乱的候车人群中搜索到那姐弟俩的身影，但他仍焦躁地盼望这辆车快点启动。然而司机却始终悠闲，脚往工作台上一蹬，喝一口茶，吃一块蛋糕，他实在忍不住，便梗着脖子催问说：“师傅，怎么还不走？”

司机没理他，只是侧转了一下身，问售票员：“还有几个座？”

售票员往后扫一眼，说：“还有三个。”

司机说：“嗯，再等等。”

司机仍镇定自若，在没到规定发车时间之前，他肯定要等他的乘客，说白了，也就是在等钱。但王村却紧张得直抓椅背，就在这时，一个风一般的女子飘了进来，瞬间将他心头的霭冲淡了些。而且这女子的到来让车厢里的热聊立马变成了纯女声。大概在这些乘车的女人眼里，姑娘就如同隐身潜入的幽灵，她们分明是看见了，却装作视而不见，继续兴致勃勃地吐露着陈芝麻烂谷子。男人们则不同，他们管不住自己的眼睛，争相闪烁着兴奋的神采，除过王村还算稍稍淡定些之外，其他人的脖子都似乎“叭”地响了一声。

女子的年龄不大，看上去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，个子不高，微胖，不过身形还算匀称，健康的肤色就像六月的麦皮。隆德和静宁山区因水土的关系，女娃大多是红脸蛋，人称山里红。如果在外面生活个一年半载，那种红色就会自然消退。就像眼前这位女子，她的口音没变，脸蛋却变了，淡紫

色的马尾辫翘在脑后，上穿米黄色运动外套，下穿牛仔裤，脚穿红色白底旅游鞋，背一个紫红色单肩包，包的摺锁上还系了个鸡蛋大小的毛绒玩具熊，虽搭配简单，却让人看着舒坦。

她来到车的尾部，先打量剩下的几个空位。座位都是双人的，也就是说，她关心的还是与她同座的人。当目光落在王村身上时，嘴角便微微往上翘了翘，这时候后座的老太太突然又干咳了几声，她犹豫了片刻，见旁边另一个座位已坐着个穿旧迷彩服的人，才一扭屁股坐在了王村身旁。

王村虽不是衣冠楚楚，好在他穿着得体，重要的是，一张脸看上去略有几分诚实。虽说外表并不能完全证实内心，而且他此刻的老实也许该打个引号，但在以往的打工经历中，他确实从没真正招惹过外面的女人。至于临时解决生理问题，那是拿钱办事，办完走人，与情感无关。不过他认为没啥大不了的，因为他身边熟悉的外漂们好多人都犯过这种错，所不同的是，别人每年都或多或少挣了点钱，而他却几经落败，总是空着手回家。当然，这个与他解决生理问题并没有直接关系，他只是贪心，不想凭苦吃饭，只想抄着手凭嘴挣钱，所以近年来他一直吃苦头，几乎年年当工头，年年冤大头。但他不死心，不服气，因为失败让他获得了经验，他相信这些经验，并认定经验也是财富，冲着这些财富，他没理由不继续干下去。

王村只是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或盘算这些年的得与失，他没像其他男人那样，一旦盯上美女，好像眼珠子都快要迸出来似的。尽管这女人身上散发的青春气息和似有似无的脂粉气一直在撩拨他，但还不至于让他的意志快速坍塌。他的心思只在远方。

车终于启动了。车一开出隆德站的大院子便像个恢复了体力的疯子，沿国道一路狂奔。约莫十分钟之后，女子轻咳了两声，貌似是与他搭讪的前奏，抑或是小曲好唱口难开，便连清了好几下嗓子，看样子，是为说出第一句话做了不小的努力，然而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却让王村的眼睛顿时翻成了两颗黄杏子。她说：“你好，大哥，你看，咱俩能换换座位吗？”

王村的面部一紧，显得十分惊诧，他觉得换座位一般都是前后换，哪有左右换的，这不是喝了酱油耍酒疯，没事找事吗？

见王村犹豫，女子又羞涩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这人生面不熟的，确实让你为难了，不过呢，我认为咱还是换换的好。”

“还是换换的好。”这是话里有话还是在变相地威胁人？难道说，拒绝她会有什么后果吗？一连串的疑问过后，王村认定这女娃就是在故弄玄虚，或许她喜欢倚窗而坐，捎带着欣赏沿途的风景，不巧的是，王村也喜欢。他坏笑了一下。

但女子也在冲他笑，而且笑容中还流露出几分可怜，两眼忽来闪去的，像两个毛茸茸的夹子在夹王村的心。王村也并非铁板一块，更不是视美色如无物的僧人，他只是被搞蒙了。

见王村神情茫然，女子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唉算了，我就明说了吧，我晕车，坐边上便于开窗呕吐。”

这下王村明白了。绕了这么一大圈，原来就为这个啊？他有些失落，对于远行的男人来说，路途中身边能坐个漂亮女人是难得的好事，至少也能使旅途变得轻松。所以在女子说明原因前他一直是得意的，但这份得意好像被扼杀了。实际上这种晕车的女人他早就领教过了，他承认上一次是他自己花痴病发作，故意挤到人家身边的。因为那女人长得比眼前这位妖娆多了，只是没想到她一路上差点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，直到今天，他都不否认那是场人为的灾难，因为那女人事先并没准备塑料袋，而且嘴里的污物也是在瞬间喷发的，连一丝征兆都没有。封闭的客车内很快就被胃里的七荤八素搞得乌烟瘴气，尤其他俩的脚下更是污秽不堪，那种酸腥恶臭仿佛已渗入他的每一寸肌肤，之后将近半年时间他都食欲不振。更严重的是，他似乎落下病根，形成了一种无法克制的心理暗示，只要一上车，胃里就开始翻腾。自那后他开始未雨绸缪，只要出门乘车，总会带一瓶“苯海拉明片”，这种药是专治晕车晕船以及怀孕呕吐的，而且药效已多次验证过，一服就灵，非常神奇。

他冲女子一笑说：“我以为啥事呢，不就晕个车吗？这太简单了。”说话间，他便顺手掏出那个小药瓶，倒出两颗白色的药片说：“吃了吧，吃了这药，保你这一路平安无事。”

这下轮到女子诧异了，她的眼神在王村和药之间转换了好一会儿。王村知道她心里存疑，毕竟他俩还没有熟悉到相信彼此的地步，再说，这世间也没有不要钱的油盐店，一个陌生男人的殷勤是很容易遭到女人质疑的，尤其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出门，小心谨慎也在情理之中，王村也完全能够理解。为了让对方打消顾虑，他只好将右手上的药整瓶递过去说：“别担心，这是正规的晕车药，国字号产品。”

女子的神情开始由惊诧变为矜持，就那么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好像能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似的，许久才模棱两可地说：“哦，是吗？还有这药呢？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？上次去医院咨询，医生还建议我乘车时先含上一片姜，我照做了，但是没用。”

王村说：“那是，生姜或许对部分人管用，你可能属于另一部分人吧，不过这药没问题，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坏，再说，是真是假，一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。”

女子接过药瓶，转动着，像检验密码似的将说明书详尽地读了好几十遍，似乎才稍稍放下心来，然后将目光热辣辣地落在了王村的脸上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嗯嗯，好像是真的，谢谢大哥。”随即便一仰脖子将药片放进嘴里。但药片的苦涩又致使她无法下咽，也无法张口说话，这时她才意识到少了个喝水的环节，但她没带水，情急之下，她只得丢掉原有的矜持，一把夺过王村手中喝剩一半的矿泉水，咕咚咕咚地往嘴里倒。水喝干了，她用右手背擦了擦嘴，想借此来掩饰一下自己的羞涩与不安。她左手握着空瓶，脸蛋也涨得通红，满含歉疚地说：“让大哥见笑了，这样吧，等下了车，我买一瓶还你。”

王村看出来，这女子尽管长得不错，但却是初出茅庐，言行还很拘谨，

不过能因半瓶水而陷入尴尬的人，说明她是个讲究人。因此，他有必要为她搭梯子，好让她悬着的心轻松落地。王村说：“妹子，不必客气，不就两片药半瓶水嘛，出门在外，遇上的就是朋友，相互帮衬是应该的，来，坐坐坐。”

话说完了，他立马觉得违心，“遇上就是朋友”这话没错，但是太虚了，甚至比一堆荞麦皮还虚。从上车到现在，也没见他关心过车里的其他人。于是他偷偷向周边瞟了一眼。见别人闲谝的仍在闲谝，沉默的继续沉默，根本就没人理他，好像他与同座的对话以及助人为乐的行为都发生在另外的空间里。

女子好像并没有在意他的话，服完药之后又将注意力收回到药瓶上，看了又看之后才说：“大哥，这药，真管事吗？”

王村说：“当然管事了，不过，这是神经抑制类药，等会儿你可能会犯迷糊。”

“迷糊！”女子瞪大了眼睛，神情再度陷入不安。

王村忙解释说：“迷糊就是睡觉，不过我觉得没什么，如果困了你就睡，有我呢，我今天就给你做免费保镖了。”

他说话一直这么调皮，但却不那么刺耳，尤其对女人来说，倒更像一剂煽情的药，话音还不曾落下，女子的眼中就已经挂上了泪丝，紧跟着她又将一连串的谢字说了出来，倒带给王村些许的不适，王村想：不就区区两片药吗？干嘛谢来谢去的，至于吗？就算把整瓶药都给你，也是极其微小的人情，不值什么钱的。所以对方这番过分的客气并没给他带来愉悦，他像跳舞那样摆手说：“哎呀，行咧撒，两片药谢撒呢么，真是。”

女子终于开始用带着泪光的微笑与他对话了，当不落幕的笑容映在桃花般热烈的脸颊上时，她清澈的眸子里放射出的光是柔润的、一尘不染的。她又开始清嗓子，清嗓子就意味着她想说话，或许她是想尽快打破这种不必要的僵持，这情景也确实令双方压抑，若再不说话，恐怕就快要憋闷得喘不过气来了。但她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从头到脚又将王村审视了一遍，看上去好